

冯华:照出秦淮河温润的烟火气

■对话

体验到作为导演的价值感

读品:说到你的身份,我会首先想到悬疑小说作家,然后是编剧。事实上,在做编剧之后,你还是在不断推出小说作品,比如最新的长篇小说《倒影》。就创作本身而言,写小说和剧本的区别在哪里?

冯华:写小说和写剧本之间,其实是有一个文字上的跨度的。是两种不同的思路,不同的思维。每次我写完小说去写剧本的时候,必须得有一个反复去揣摩剧本的过程。当我写完一个剧本以后,想再写回小说,又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找回写小说的这种感受。这些年我因为一直还是在以写剧本为主,想写小说,就需要找合适的时间。

读品:你现在的身份,又加上了导演。作为导演,你觉得《秦淮河边一间房》是拍给哪些观众看的?

冯华:我觉得是拍给杨芳看的,拍给阿龙看的,拍给李骏晨看的,拍给我影片中这些人物的。也是拍给所有漂在南京的异乡人看的。但是不仅仅是给他们看的,是给所有漂泊在城市的那些异乡人看的,也是给在那些城市接纳他们的当地人看的,给所有的普通人看的。希望大家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和挫折后,可以在喜欢的地方扎下根,然后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。

读品:拍完《秦淮河边一间房》之后,还会再回到写小说吗?

冯华:“影”系列小说,我是有一个创作计划的。原计划有四部,现在才写了两部,就是《捉影》和《倒影》。《倒影》写的还是我最擅长的悬疑推理,讲一个凶杀案,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子。我一位朋友的亲人经历了这个案件,朋友告诉了我。我看了大量的原始素材,然后就写出来了。《秦淮河边一间房》完成以后,我觉得我可能第一件事情,是先把“影系列”的小说先完成。故事的核已经想好了,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写。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些读者,我对他们的承诺,可能我还是要把“影系列”的几本小说完成,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。

读品:有一天条件成熟了,会亲自执导根据自己小说创作的故事片吗?

冯华:坦白说,作为一个学计算机出身的理工科、半路出家自学写小说写剧本的人,当导演曾经是我根本不敢设想的事情。这次之所以敢于发起这个项目,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团队的这些工作人员,他们都很擅长自己的专业。尤其在最初拍摄阶段,我对他们只提出内容要求,技术细节我无从下手,只反复强调一个原则:不摆拍、只跟拍或抓拍,尽最大可能真实呈现人物的原生态。拍了几个月之后,边拍边学也有所领悟,才慢慢尝试去做更多的技术安排调度。同时团队的配合度越来越高,越来越默契。拍完这部电影,我可以这样说,如果再拍同类型的纪录电影,我没问题了,而且作为一个擅长写作的导演,可能还具有别人没有的某些优势。

完成这部电影所有的拍摄和制作后,我体验到作为导演的那种价值感,偶尔会冒出“以后自己写的小说,可以自己改编剧本,然后自己当导演来拍”的念头。这对作品本身来说,也许创作的完整度会更高。但那是一件更商业更复杂的事情,也需要机缘。我说过,以前我信奉“自律即自由”,现在我更倾向于“尽人事,听天命”。所以就不去想太远,走一步看一步,听从命运安排吧。

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/文 牛华新 苏蕊/摄

今年八月以来,作家冯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——导演。由她执导的纪录片电影《秦淮河边一间房》进入内部试映阶段。

冯华结缘影视多年,在过去的二十年间,她以“工作狂”的姿态游刃有余地跨界于小说创作和编剧之间。再往前迈一步,做导演,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实际上,机缘来得很突然。但当克服种种困难,片子杀青的那一刻,一切又像是筹谋良久。对于自己钟爱的南京,“异乡人”冯华以导演的方式,终于对它有所交代。

1

美食和健身,是冯华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两个部分。

因为美食,她认识了杨芳——一位在南京秦淮河边开饭店的重庆女人。30年前,杨芳离开家乡重庆来南京打拼,从街头摆摊做起,到如今开了一家红红火火的饭店;从租房居住,到后来买了自己的房子,再后来小房子换大房子,稳稳当当地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。杨芳的女儿,是“二代移民”,这个能够在普通话、重庆话、南京话之间自如切换的女孩,朝气蓬勃、开朗明亮。

围绕杨芳,冯华熟悉了一群生活在南京的川渝人。杨芳的闺蜜曹漪,电视台主持人,四川自贡人,因在店里吃饭与杨芳相识,成为多年的密友。南京林业大学的一对教师夫妻,育有一对儿女,为了孩子有人照顾,他们向成都的父母求助,父亲放弃了原本做得很好的生意,来到南京给女儿、女婿帮忙……

因为健身,冯华认识了李骏晨、宋素祯、阿龙、荣亚如等多位健身教练。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年轻人,带着各自的梦想从异乡奔赴南京,他们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,渴望早日融入这个城市。他们想在这个城市扎根,但是,除了自己,他们别无依靠。

阿龙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家乡工作,有事业单位的编制,但后来想做大事业,和同学合伙做生意,血本无归,还欠了钱。在朋友的推荐下,阿龙到南京发展。李骏晨要强上进,他和女朋友宋素祯努力工作,想早日买房定居,养儿育女。李骏晨有个会员,是一位退休的阿姨,南京本地人,李骏晨小两口和她处得就像亲人一样……

年轻的健身教练们,就仿佛是昨天的杨芳。而现在的杨芳,则像是若干年后的健身教练们。日夜流淌的秦淮河,映照着异乡人,时间久了,异乡人也成了南京人。冯华也是被秦淮河水映照着的南京人,出于作家的敏感,她也有意把这些普通人的奋斗故事记录下来。

2

机缘来得很突然。

冯华是较早介入影视创作的作家,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得

到观众和业内的认可,她的身份也变得多元化,经常受邀担任各类电影奖的评委。几年前,在担任评委时,她看到一部纪录片电影。

“片名叫《四个春天》,几乎没有情节,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人物。是一个在北京的年轻人,他每年回贵州小县城看父母的时候,用一部家用照相机来拍摄家庭的影像。这种行为持续了很多年,他忽然有一天发现所有这些年的影像,可以拿来剪一部电影。”

这部小制作的纪录片电影,深深打动了冯华,“原来这样的生活日常,这么琐碎、普通,家居的人物,他们的生活,他们的故事居然能够有这样的效果。”

纪录片里两个最主要的人物,是年轻导演的父母,朴素真实的画面让冯华感到惊讶,“我真的不明白,他的父母怎么能够这么从容地面对镜头,没有任何表演的痕迹。你能看到,他们知道镜头的存在,但是他们就像镜头不存在一样,在真实地表现他们的生活。”

冯华感慨,如果自己也能找到这样的角色,是不是也可以拍一部电影?想法像一束光,很快就锁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杨芳和李骏晨他们。

“我一开始是想拍我的教练们。我最早是被他们在门口发单,硬拉去参观,然后办了卡,又买了私教课。我在那儿一直练,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,对健身教练这个群体的印象也发生了变化。那时候我就生出一个念头,健身房的教练们很有意思,他们的职业特性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有利于拍摄的条件,就是他们都不怵镜头,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接受这样的磨炼和考验,要日复一日面对顾客,展现他们最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状态。他们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镇定地面对镜头的能力。”

在开始拍了大概半个月以后,冯华意识到仅仅健身房这条线有点单一,“这一波教练基本上都属于刚刚到南京来奋斗,起始状态,他们还没有家没有业,他们是一个类型。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异乡人的类型,其实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,但是我不能拍我自己。”

于是,杨芳和她的朋友们加入了。一餐一饭皆是人生,《秦淮河边一间房》有了十足的烟火气。

3

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,冯华特别关注到了一类人群——流动人口,“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全国的流动人口达3.76亿,这是非常庞大的群体,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。”

而冯华,也将曾经的自己归入这个庞大的群体。冯华祖籍湖北,由于父亲在部队,所以全家跟着父亲到处走。冯华在云南度过童年,7岁到了西安,大学毕业来到南京,从此没再离开。

南京于冯华而言是异乡,但实际上这么多年,她的生命早已和南京紧紧融合。她喜欢旅行,走了那么多地方,秦淮河边的南京是她印象中最不具排他性、最温暖包容的一个城市。

“我觉得南京既是南方的,又是北方的。既不是南方的,又不是北方的。我喜欢这个城市的几乎一切特性,甚至连湿热的夏天和湿冷的冬天也是我爱的一部分。我也说不清这是纯感性的还是带有理性成分的。在南京,我有与她真正‘融为一体’的感觉,可能正因此,你无法剖析自己为什么会爱自己。”

与大部分的“异乡人”相比,冯华觉得自己可能运气比较好一些,“我虽然天生资质平平,也经历了很多挫折,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了适合我的事业方向。进入中年,其实是不必考虑太多生存的问题。但因为多少年的习惯,总体还是更尊敬那些为了生存而拼命努力的人,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。有一点我是坚信的:同样的环境、背景、条件下,更努力的人,会有更多的收获。”

冯华直言,自己就是想拍一部好看的主旋律纪录片,“我很愿意传递主流价值观,但不要喊口号的方式,不要用强行的高和灌输的方式,就用最真实最自然的方式去传递。就像我们这个电影,我觉得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异乡人,我被南京这座城市的博爱和包容感动,然后我留在这儿。我自己经历过这些,我希望能用这部电影让现在的年轻人打消对流动在这个城市的恐惧。”

冯华说,南京有非常多的标签,诸如文明、文化、古都等等。她想再贴两个上去,一个是包容,一个是博爱。

冯华

作家、编剧、导演。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、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。创作有《捉影》《倒影》《花非花》《中年计划》等文学作品。由其执导的纪录片电影《秦淮河边一间房》新近完成。



《秦淮河边一间房》海报



《倒影》冯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扫码观看视频

大读家
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读书人,写作者